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記

高陵后土宮記

高陵距河門東北有祠焉土人因其像曰孃孃廟成化初提
學副使伍公福脩其殿曰后土宮弘治中知縣朱璜時社人
建獻殿焉記其梁曰坤宗宮柙自先世以來生長神之境毫
髮以上皆神所賜然求其名不得其義蓋如土人之稱意雖
親近于褻如大夫學士之稱意雖尊近于僭褻則不恭僭則

難格社人何以事神考古經據今典此其方社之廟乎夫社能出百穀養庶民社陰也有母道士人之稱或因是而生也然不可忘其故社土也實地類大夫學士之稱或因是而廣也然不可無其方昔者魯大夫季孫意如旅泰山孔子譏其非分庶人而祭地祇其制何居若如土人稱謂昔擗髮坐水鞭龍騰仙者說則又惑衆誣民莫甚焉其背經遠矣故謂祠爲方社之神故曰高陵后土宮云我

太祖高皇帝制天下鄉飲酒禮府州縣官行之學宮社飲酒禮里人百家行之社祭之宮故今東街社人春祭神以三月十八日即古祈穀之意其遇雨而賀即古秋報之意其他遇

旱而雩遇災而禳遇疾病而禱遇無子孫而乞遇元霄獻燈皆于神所然惟祈報之禮既畢社人序齒燕飲猶存初制而神爲方社審矣夫神既主一方生民之命是默替地天之泰陰暢山川之鬱光毓品彙之生保茲元元申眷窮獨使君子獲福足勸爲善小人獲禍足懲爲惡一方人衆戴神真如慈母畏神真如鳴雷矣是廟也北垣枕古官道闊十二丈有八尺南垣亦臨官道闊十丈自北而南延垣四十二丈有五尺正殿五楹南面後寢三楹湫池在其中甃甃幾至泉療疾者率取水焉獻殿三楹在正殿之前中虛四達其南鉄鑄醮盆高方丈鉄香鼎高四尺在殿內鑄在盆東北小鐘在後寢內

東順益南五尋爲露臺之南大門三楹廡在獻殿左右皆三
楹殿東迤北有道院焉司香火者居之殿西以北有屋三楹
蓋古集場坊所改建者也社中士人多讀書其中拊舉人時
亦嘗居以授徒焉因名曰雲槐精舍夫柎既論記如右已矣
以俟正于後之君子乃復爲詩二章使春秋有事祈報者歌
頌焉

首山記

首山者大叅王公拱之之別號也拱之襄城人首山在襄城
南三百里其西爲具茨又其西爲紫雲又其西北爲高高爲
少室爲大行西華群山峯律咸胎於此故首山云山陰舊築

別墅南面墅皆名木善卉春夏蒼蔚幘幘冬亦蒼翠三槐慢
庭門耀五柳幽窈奧鬱恍若洞天其東南則王氏佳城密邇
乾明寺松檜森矗陰接別墅汝在別墅之北適別墅則濟汝
汝北有穎穎至襄城曰渚河渚河與汜駢而行東渙昆葉水
也亦與汝汜渚河襟帶首山拱之當其隱而未仕也日遊茲
山南望桐栢西瞻具茨北眺嵩少以周覽汝賴汜渙於是吊
七聖之迷問洗耳之故訪漢宋之遺傲莊列之夸錫考叔之
類闢繆彤之戶思子產甯越之烈乃辭首山渡溥而涉易北
至于恒山棲栖鳳闕之下啓青鎖駁黃麻封皂囊巖廊之後
稱忠直焉拱之曰恒山雖榮不若首陽樂已而西往三千里

至于大華遂遍遊終南惇物崆峒賀蘭汲黃河水灌其棠樹
騰涇渭澧汝漆沮以膏黍田旬宣之際雖困于虜寇而不怨
西周之地稱清惠焉拱之曰大華雖高不如首山逸涇野子
曰我知拱之矣蓋欲自茲首山遵淮而東渡汝濟超徐兗登
太山而觀滄海拭日月之垢瞰螭龍之窟斯歸休乎首山耳
果若是則斯首山也真可以首天下山矣

西溪草堂記

西溪草堂東谷張子用昭之別墅也以在華城西南七里南
面曰西溪中構棟屋三楹丹牖而黝闌扁曰西溪草堂西涯
相公之小篆也翼堂而列有二菴焉弄月菴在西序東面吟

風菴在東序西面皆三楹庭除碧竹二塢葉繁碩而森秀予
甚愛之東谷子猶以爲庸竹也仰止堂在竹塢之前亦南面
三楹東接民屋數家鷄犬蕭然村落幽曠益資西溪之雅自
仰止堂而南蹴石趨沙將三十步有乘立焉兩人挾而後能
登之松風亭在其上松大盈抱葉蒙密陰遠竟畝其下有觀
音堂東谷子曰吾將借名焉耳乃酌酒勞予跋涉之苦曰君
可醉此松下予三爵皆舉白遂醺然南出民間場循場而東
下雀行稻塍百餘步至於水磨水自少華麓乘堰而來磨屋
迎之過磨屋瀑布縣下聲如夏雷北行迤邐至民家門東折
而逝環草堂後周西溪之稻皆此水也水涯垂柳縈紆與石

錯植徑不方足於是背草堂北渡荇溪橋過採桑而東踰臨觀鳳泉之出泉東數尋有負丘上祠水神松檜蒼鬱蓋泉脉之所自也東谷子曰予欲築亭于泉上曰觀泉可乎予曰此泉有瀝有濫有汎有沃有澗有渾其自此觀山也或襲或英或仵或岑或嶠或扈或巋或嶧盡在目中夫山親而益真泉邇而益詳山泉相映張氏養聖功者其在此乎請更之曰蒙亭蒙亭北皆陸地宜黍宜麥宜糜宜芑直達社基社基者唐杜子美遊春故地也去蒙亭始三二里其地益高爽雖好看山然遠而不切不若蒙亭直入其室也東谷子曰歎湖子來西溪云草堂南面恐對山勢不過改今北面予曰不然初東谷子學欲登太山奚懼對此少華乎且背山開門又何須用此西谿哉于是東谷子然予言故記作南面

解州重修文廟學宮記

解州夫子廟暨學宮久圯京人朱君璟知解州先事重修正殿改窳琉璃龍石爲欄干環月臺又于明倫堂後購地欲作講堂饌室而明德至善知止三齋以及倉庫亦皆一新學正洛南張思誠遣學生呂鳴鳳譚謙來涇野問記記曰先王立學擇民秀才學于其中學成而用爲公卿大夫士以治民之頑愚使各得其所恐其無所儀式刑也乃左立先師孔子廟以象之使學者象孔子言象孔子行象孔子以爲政而後天

下可得而平也孔子成春秋譏雉門兩觀之作而刺御廩災之不修故識治君子率篤意宮廟焉夫周室末文盛而質微故君子率言夏殷之禮而思從先進我

太祖高皇帝重傷民命

勅諭碑榜惟先德行後六藝然猶有隋唐後之弊焉何者志弱而自貶一病也望高而力不繼二病也見善而生憎三病也遇卑污而樂與之同遊四病也或怵于利害不思已身之大而棄歲月五病也五病不除雖僥倖一第以自肥與商賈奚異夫解堯舜之域而稷契臯陶之鄉邦也固非他地士風可比萬一有之豈惟負孔子之教

太祖之政哉舉之者朱君某相之者同知龐君爵朱字國信順天大興人狀稱其清謹博雅龐字天錫咸寧人亦同志有爲者也

重修昭慧院記

昭慧院之建未詳時代在南陵城東三里俗以其在涇陽渭陽咸陽之北也又曰三陽寺然經歲既久垣圯瓦脫鼠穴佛股雀巢伽藍之耳正德庚辛間住僧滿愍率寺旁居民銀柰銀盂常陳景陽諸人各捐貲物召匠重修佛殿僧房次第改新周垣百堵堅高倍昔工訖礮石矣乃介銀生世華以問記呂子曰往年柙嘗遊終南至草堂觀鳩摩羅什之塔覽法華

經之粟矣然塔院蕭條羅什骨存而不知其粟也雖彌昆吾
御宿之谿然今已爲王人者有矣况爾愍輩此役者哉愍曰
登覺岸者不以興替渝念遊菩提者所知奉佛而已今茲衆
生沉欲海而不悔焚忿坑而不濯投利窠而不怨墜名淵而
不悟死酣壕而不醒驚迷途而不返落榮網而不飛甘此七
難不登諸大可乎涇野子曰惟茲七難正坐佛徒夫佛西方
之賢哲也幻妄人生贅疣有爲陰濁世界見病山河大地此
其學雖非陰陽之正仁義之中然戒心以忘世絕塵以逃生
指相以如來則豈今日爲之徒者可捫其墻哉惟夫杖遠公
之錫而三嶺不聞著達磨之衣而一歸未解誦白馬之經而

百詐叢生晝祇園而夜花市身比丘而心跣袪佛如有靈亦
忘慈悲之心而加丘山之譴矣况吾孔氏之徒者哉於是滿
愍等謝曰微吕子之言吾輩止知築垣寃殿爲事佛矣自今
敢不刻斯言于是歸而勒諸他山之石

重修天王寺記

正德庚辛間僧海潔赤足化緣重修天王寺成盖祖正統間
僧圓訂圓訃及成化間僧明宣之功而修之也諸附寺居人
請記時有學者在傍曰昔賢毀淫祠諫迎佛骨表今諸寺遍
天下陰耗民財潛愚人心使金碧輝煌而殿閣浪費佛如有
靈亦不忍也記如作不亦傷吾道乎吕柝曰佛豈惡人哉爲

其徒者之罪耳吾何以不言乎夫佛以寂滅治心雖非精一之中其視世之乾沒于利欲者遠矣佛以慈悲爲教雖非仁義之正其視世之殘賊相加妬嫉相形者遠矣但佛貪生而惡死儒有視死如歸之處佛以山河爲贅疣色相爲滯碍而吾儒所用力者正使山河安而色相順也乃其徒小不達其初遂至捐人倫別親戚或然指焚頂以爲玄施或興齋治醮以爲廣度甚至毒風俗昏教化皆其徒之所爲佛如有靈實弗忍也吾可以不言乎于是海傑拜曰吾奉佛而不知所以學佛海傑有罪海傑有罪乃歸而召匠勒諸石

新建元城書院記

元城大名屬縣宋忠定公劉器之先生之故里也先生司馬溫公之高弟子今其史傳語錄天下固已家傳人誦矣江西劉子遵教秉監以僉憲兵備于此謂大名乃先生首善之地而諸士子高山景行以爲天下先者尤其所切也于是盡毀闔郡淫祠建書院于府治之西曰元城書院本先生也吾邑侯翟汝揚清者大名高士也來謂予曰近得鄉大夫書云元城書院落成久矣未有記託諸大史以示我大名諸士子於久遠云予枹曰嗚呼至誠之道不行于天下者則以學者虛而不真仕者猾而鮮實耳學不真故俗弊仕不實故政偷俗弊故治日少政偷故亂日多先生初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

要溫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先生力行七年而後成厥後爲正言爲司諫逢邪必劾不退不已遇愆即繩不改不止遂爲章蔡諸奸所逐以煙嵐爲飲食虺蛇爲朋侶鴆劍爲朝夕瀕於死者屢矣而先生至斷醴酪婦女不御求爲元祐完人人見其八十而無疾也問之則曰惟一誠耳嗚呼先生之學或取達磨之禪或者荆公之奸其爲誠也雖與孔子子思所論至誠少異然立朝敢言人畏爲殿虎遭變不渝人稱爲鉄漢至嶺外扶母而行雖神蛇者所至草木皆披靡遇先生而自退學不妄語而至於是亦可謂慥慥乎言行相顧之君子矣今天下學虛於口耳之末仕滑於奔競之

途去異代尤甚然則書院士子所當盡心行已者其有過於不妄語乎或曰此亦易事先生力行七年而後成者何曰此即夫子所謂訥言也克其極則仁也仁猶誠也夫言行無二道心口同一理自非上聖中心不能無妄自非下愚中心不能無不妄二者並根於中互誅於外則必交戰於前當其不妄之勝也雖欲妄自耻妄而不甘及其妄之勝也雖欲不妄自貪妄而不舍此先生所謂掣肘者也如知其妄而禁之如縛龍如射虎不然妄其傷我矣如其不妄而從之如飲食如衣服不然不妄其棄我矣故妄者愚無妄者聖不妄者賢下七不妄者次賢十三不妄者次愚易曰不耕獲不菑畲斯其

道也諸士子學不妄語而至於未富之地則雖至誠之域亦可入又豈非先生之忠誠乎書院自城隍以西直達西城正堂七楹曰某後堂五楹曰某其後則忠定公閣高七尋正堂之前爲大門三楹東號十聯聯五間西號亦如之皆在堂左右院西隙地計畝四十社學射圃及倉庾皆在焉其前也有蓄魚池城外馬兒庄治地二十餘頃則日給書院士子者也提調則知府任公某主教事者推官曹君嘉芬教者內黃教諭張時啓開州張潮張垣張淑嗚呼諸士子思劉子及諸君作養之心而遊業其中則必不負忠定公矣是役也始於正德己卯之夏終於辛巳之春云

重修清真觀記

曩弘治辛壬間予同友人讀書東郊后土宮與道人張道隆同舍異室居二年予治孔氏道隆治老氏道雖不相謀居久則情親癸亥本縣清真觀久圯觀在縣東南二十餘里吳村原上吳村社人狀縣曰清真古觀也不知創自何代然西魏文帝嘗遊過觀中觀中石槽圍方不及二尋槽水常盈以飲隨駕馬千餘匹不減升斗文帝異而問焉主觀對曰臣有飲馬珠在內水故不竭遂頓首獻珠焉文帝受之勅建此觀正殿五楹櫺貫瓦釘皆範銅爲之兩廡月臺甃之甃甃屹然雄峙於渭河北岸原上仍給地若干以贍觀士乃今歲久荒頽

獨殿基田地槽井依然無恙乞遣祐玄觀道士一二住持此
觀漸次修復於是縣遣道士黎道翠及道隆住居然未久道
翠死而道隆身率其徒化緣葺葺迄今二十餘年與築觀垣
三百餘堵雜樹諸木無慮百株重整舊基仍修正殿得銅貫
數根于敗礫之下治轉鉄脊窰成五楹楹皆六椽角脊獸吻
恍然蛟飛遂塑繪老子及諸神像于其中月臺門闌壯麗倍
前南門直瞰涇渭合流其下殿之東南垣外乃作道院院北
與殿基同一原也井濬原土二丈始與道院地平空橫三丈
縱及三尋南爲洞門直達道院其北倚崖起構樓厦三楹有
廊脊與原埒厦前除地猶餘一仞厦下中北鑿洞作房長幾

二尋厦內東一洞西一洞寒冬居之單衣而汗若當祁暑如
在冰室出洞門東西皆有厦屋二楹以居徒衆其南客廳之
東爲角門巷行而南乃前門也前門雖臨涇渭不及殿臺上
觀之寥寥乎猶豁眸也往歲嘗送予友康修撰德涵於此徘徊
登眺曲洞層在一一賞識是日天晴南山一帶翠繞如屏
而涇渭滢映滔滔東逝乃勃然興懷欲漁樵於此與道隆猶
昔東郊日也今年殿閣神像粧彩已訖道隆及其道友郭雲
谷來問記予嘆曰道隆其有材力者哉使其初治吾孔氏中
庸之學其所造必滋可觀也夫道隆衣不帛食不肉奔走不
休息竭力此觀以爲尊奉老子然也不知老子之心果欲如

此乎哉嘗讀五千言矣不曰守谿則曰守黑不曰玄牝則曰
嬰兒雖與吾孔氏仁義之旨不同然其清靜無爲則亦至矣
斯觀之修不幾於有爲乎於是道隆惕然悟曰呂子命我矣

兵部武選清吏司題名記

夫武選者知銓注武人對文選設也題名記者題諸郎中員
外主事名而記之也舊記事詳而名畧茲陳德英諸大夫悉
索洪武來選簿而申諸石請拊記之也是故以終官係歷任
以歷任係發科以發科係籍以籍係字以字係名氏而傷之
司三官予以考勲而詢姦訊仁而摘暴稽廉而尤貪明明而
恥幽進壯而退劣崇實而卑譎貴嚴而賤疎兵有七程題名

近之夫自文武道分文以知化武以知衛皆於民焉食之其
選不可不慎也今天下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一衛四百九十

一守禦屯田群牧所三百十一番夷都司衛所四百七而儀

衛宣尉招討宣撫安撫長官司不計則其爲兵不啻萬億爲

官不啻百千食乎民力者不啻盡矣咸於斯司焉宰分名可

不題乎故今制統軍以三爵伍府聯軍以九職謂總兵參將

守備倭提督等榮官以十有二勲在國至秩官以二十有四階榮祿

校尉至忠武咸於斯司焉參達名可苟題乎故內以衛

宮闕外以障邊郵中以宅生靈故雖上有部尚書左右侍郎

卿三人然皆提綱而挈領不及斯司之精專下有職方武庫

車駕三大夫司然皆析務而承緒不及斯司之體要名可易
題乎故

今法以六黃正親供正續內貼外貼大小以伍實鑿誥勅歸附征克陞轉衛所流襲

以伍除徵選簿陞調復傳特以六地叙功次北虜女直西番苗蠻內地反賊以九

誅慎軍機殺降失機陷城逃敵激叛等以四義銜流官都指揮僉事以上及義男女婿襲者

及革以七咎斷世襲盜刑敗倫不孝失機劫授者以七咎斷世襲盜刑敗倫不孝失機劫以八戍懲專縱

卒以通降練什伍以附過御還職以三試定武舉以考選比擅發不策應調縱擄掠等

試併鎗達材而程力故斯司郎中二文選員郎一文選主事役私賣器馬等以加陞課部

五文選而其遷之也內或列卿佐外或雄藩而鉅鎮亦與文

選畧等名豈徒題乎夫功莫大於安社稷嚴莫大於存綱紀

智莫大於止傳陞勇莫過於黜貪猾信莫大於守律令愛莫

大於登才賢廉莫大於清交遊此非其實耶夫實盛則名雖

勿題而常存實之不足雖好名者莫能保旬日美也

國家百五十年來郎中由范子敬員外郎由李本主事由孟

禮不啻千人如得其實者必其人名位勲德顯如日月至今

人猶誦慕之則其字亦尊籍亦光科亦榮歷官亦重也使其

無實固有如今日待查選簿而後知名者矣如其待查選簿

而後知名也又奚能知其字與籍與科歷官哉於時德英及

路君敬夫及吾年友李君宣之及蔣君汝潔汪君汝潔王君

路君敬夫及吾年友李君宣之及蔣君汝潔汪君汝潔王君

路君敬夫及吾年友李君宣之及蔣君汝潔汪君汝潔王君

路君敬夫及吾年友李君宣之及蔣君汝潔汪君汝潔王君

子中皆曰斯往也敢使他日待查選簿而後知名以辱吾子
言而愧斯石乎柙曰石選簿又何難焉於是諸大夫咸曰茲
知所以先石選簿矣

河南太守吳君防洛記

洛出商州冢嶺山冬夏人可涉至盧氏東澗南入猶小也至
求寧玄瀨西入溪北入嶠穀東入乃漫大矣至宜陽昌谷南
入其西宜入又其西汪洋入其東刁輟入又其東大宋川入
乃滋大矣至洛陽漚穀城水也澗白石水也皆以次入於是
洛始大雖不能北比洪河凡豫州水皆莫能及也若附以雷
雨霖潦而鳳翼魚脊嶢嶢廣陽鉄嶺諸山水皆下於洛洛於

是泝漫北浸河南城於是沒及風雨壘於是沒及演武教場
於是沒及城外民垣屋前守者皆莫之省也今太守吳君廷
瓘曰瓘方欲利我河南乃且害不能祛何居且夫壇神所也
塲武地也神不能事奚其治人武不能揚奚其振文吾父母
河南者何居於是選輯屬縣而告之曰某石於川某木於山
某土於丘某倉於竹某鉄於鑪既乃輯吏而告之曰某作求
寧役某作宜陽役某作鞏役某作滎池諸邑役乃作於洛穀
之時辛巳之冬壬午之春也乃先鑿渠于洛陰以移洛乃築
比延防亘五里防成而洛由地中行嗟乎柙邇會廷瓘意添
乎其憫窮也志宥乎其惕患也言論風望萃萃乎其棘職也

洛宜乎其獲防哉夫河南省以開封爲首郡至其名省乃不以開封而以河南則此河南雖郡猶省也洛不防殃及河南矣則此防洛豈直一郡之烈哉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而郡適當其南天下之地莫中於洛而附郡縣適際其北則此防洛豈直一省之烈哉夫河義畫之所由興也龍馬出焉夫洛禹範之所由傳也奭且諸誥之所由作也神龜出焉風雨陰陽折衷焉則此防洛豈直一時之烈哉於戲予於是知廷攽思弼河圖之政思宣洛書之化思繼周誥之教矣是時貳守桑君汝公以待御潘君景哲狀來則汝公協心之忠景哲樂善之義亦皆可勿朽也廷攽休寧人予戊辰同年進士汝公

名某濮陽人甲戌進士景哲洛人辛未進士

重修大興縣治記

武功人張邦獻舉爲大興二年底政績舉有廢就理愧縣宇之久頽思重修焉乃問於順天尹萬公仕鳴丞王公伯圻皆曰可又問於巡按御史亦曰可旣乃上請于

帝帝曰輦轂邑廢且如此乃使工部給沒官材屋六十間則正德時幸僧法王方丈也邦獻乃作縣堂三楹南面左籓一楹爲幕廳右籓一楹爲庫其北作退省堂五楹前有穿堂三楹直達縣堂北摘縣堂前東西廊皆十有四楹爲六吏之房房各二楹戶又有糧科兵有馬政科又及刑工皆有南北科

各二楹故通承發架閣凡二十有八楹也儀門三楹左簾達于承發右簾達于架閣先門三楹有鴈墻犴在先門之內儀門之外當西序之西東面倉在穿堂東西省三楹氣樓完其前也皆有巷塗左自幕廳之東而門焉右自庫墻之西而門焉縣官居第皆在退省之後既落成邦獻以告問記予嘆曰壯哉斯縣之規乎遠哉邦獻之志乎夫斯縣古薊縣也至遼而爲折津府至金與元則名大興亦或爲府

國朝末樂初建昇北平則爲京縣凡天下縣千有一百二十七莫能先也故斯縣官又加天下縣官一品是宜勿陋往嘗報拜邦獻馬至先門簷瓦離離欲頽踟躕而後敢入既升堂

殘礫零甃在積二墀周垣鏝亞皆黝凋采腐椳攘漏痕如雲兩廊苑斷如垂絲吏僦民屋以居當刀筆詔而後入廐在後堂西墉下一土櫪不能容賓焉予問其故邦獻曰斯縣自始建以來守者視以逆旅未嘗葺補至正德年滋甚權姦接踵誅求百出閭閻無駐足縣官疲於奔命月十三日外衙東門有玄明之宮西山有賽十景之寺珠玉裝綴金碧交錯費踰千萬雖非盡出斯縣然爲斯縣者亦難矣奚其不斲故舜舉撫大興二年而後能用其力也嗟乎今作斯縣雖取材工官則固昔者細民物也夫民今而後得酬之矣嗟乎治亂相尋公私默運富姦無終據私家不常有權寵者可以戒侵漁有

民社者可以休豪幸矣又曰此酬乎民者特一木石耳若往年盡發沒官金以代一二年軍需而爲積疲之民酬之當親見其禮樂之興又自斯縣始矣後始嘉靖元年秋八月終二年春三月

朱御史脩復宋相文正公司馬先生碑祠記

御史朱君士光巡鹽河東至則先適夏縣鳴條岡之涑水鄉謁溫公墓及其世家拜於祠下祠一一祀公之父待制池暨公一祀公之子右正言康祠皆裨隘而餘慶禪院又前障之士光弗是也乃遵詔例命夏縣榮令察昇建其祠爲一字正堂三檼撤二舊祠附以材作兩廡廡皆三檼廡南作應門將

毀禪院旣而曰司馬氏之後旣西遷叙南遷山陰矣存此猶可以爲墳守則止斷佛殿之北楠用殿門除又闢路于院東墉之外而達猶爲先門也門外有坊表曰崇賢誠一堂在崇賢之西三檼其前也亦有坊表曰仰德於是坐待制于祠中南面坐公之兄大中大夫旦于左西面坐公于右東面坐正言于大中之後邇窆坐公之猶孫兵部侍郎朴於公之後邇奧父子祖孫萃有一廟弗相戾也士光又曰墳故有清忠粹德碑哲宗篆也而命蘇學士軾爲文紹聖崇寧間姦人章惇蔡卞擊裂其碑瘞諸深土額趺雖存巋然中莽君乃命解州判官牟景孝訪石於絳之稷山獲竒砥焉紫潤堅鏗礧且成

長溢二丈厚二尺有五寸濶三其厚七寸百牛所難移也况
自稷違夏二百餘里復阻以汾凍迄冬深禾刈塗凍河殺農
隙客筏亭積又可橋梁乃濟遂摹舊篆于額重勒蘇子文以
豎于原跌之上倏若元佑三年之所建也仍作亭以居之亭
四柱柱高三丈有二尺四面皆有橫椽而洞虛玄達視司馬
桂之碑樓亦無孫焉功始去年秋七月凡五月而告成其財
取諸運司之美於戲蘇子有言公之道信華夷動天地者至
誠惟一而已夫感天人者効也存誠一者本也然其致用之
德尤有可述者公嘗論治心之要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公
蓋庶幾蹈之公惟仁也視百姓如一體是故新法病民即辭

樞密義勇遺害即犯宰相救災節用即倡廷僚甚至身羸食
少而以死生委命病革夢語而於朝廷未忘四患未除而嘆
死不瞑目公惟明也不受名山度諒柝之難制議耕窟野計
河東之省輸論辯新法雖惠卿亦阻料覆至氏雖安石不知
志綏遼夏必趙滋高宜之請戮公惟武也見義如嗜欲好善
如飲食是故濮王之議不避帝親宗儲之建不懼帝請克媛
夏竦麥允言葬謚之論不畏帝寵又力罷曹佺之使相黜任
守忠之交搆劾王庶淵劉居簡之私結寄資是故誠一暢發
天人協應宜士光脩復碑祠之移曰民懷懿德雖勞不怨吏
重風教雖費不吝云且公之初薨也天下畫像以祀哲宗命

治墳壙發陝解蒲華之卒計工萬有八千九百三十三至選
尚方百工爲葬具咸淳間且令天下從祀孔子廟廷若是其
盛也然自惇卞欲毀其冢而墓祠實廢元大德間張式始祠
於夏學之左元佑間李榮祖始作塑像至於士光祠斯備矣
宋碑旣仆至金皇統間王廷直謁墓見銀杏生龜趺之側膠
枝蟠屈周蔭交獲如慳如益廷直乃緣杏索碑得諸趺下因
裂四分并其額趺共成六石而選碑翻刻彼則未能其在今
茲之舉也夫士光名寔昌江西高安人正德戊辰進士素志
溫公之爲人也

大科書院記

大科書院者甘泉湛先生與其徒講道之地也西樵在廣東
會城西南百二十里南海之間村山方四十餘里凡七十有
二峯大科乃其第一高峯也正德間權姦踵橫忠良率遁匿
山谷不出先是南海方子叔賢辭綬吏部投隱西樵登官山
入翳門關於小科峯西北石泉洞之前構紫雲書樓以居右
傍紫雲峯觀翠巖伏虎石而左以寶鴨池石排村爲依方子
以爲得西樵之勝遂號西樵云丁丑之歲甘泉先生守史官
以母夫人憂去免憂乃自增城三百里外携家來亦隱西樵
山中陟相原巘得斯大科以爲此西樵之本山也可以屋處
方子曰留此峯久矣以待甘泉子耳陳謨曰西樵東峙而西

北面故山勢東自鷄冠頂玉泉巖雲谷洞而來東北自江浦
巡司歷黃旗崗望夫石碧雲村而來東南自閘頭歷聚仙臺
紫姑峯龍爪村而來其脉皆結于大科故大科在小科之南
群峯之中獨崇廣焉大科之下爲煙霞洞西面在仙掌巖之
北先生所注二禮處也巖東爲煙霞後洞門東北開其前也
爲仰止亭蓋主仰大科峯而設自此亦可以登大科云煙霞
洞之奧作崇經樓又其前作茹芝堂又其前作正義堂又其
前作樂閣閣下爲門皆西北面門外朋石矗立如雙扉拱開
又曰石門大鼓石在茹芝之左又其左至于望沙臺皆萃嶽
奇峯也金鍾石在石門之右北與鷓鴣嶺諸峯並峙大鼓石

者山人以聲名也金鍾石者山人以形名也古者學設鍾鼓
以考業斯二石其天設乎已庚之間四方學者雲集難容諸
生乃共作凝道堂三楹於石門之下亦西北面左右籜皆有
業館曰寅賓亦如堂面其南作進修齋北面齋籜皆業館亦
皆北面其北作敬義齋館以對進修齋制亦如之又作業館
二於其前東南面以與賓館上對乃作禮門于二館之中扁
曰大科書院自門而前越長嶺經雲路村又前過橫嶺乃東
適鴨頭西適大溷之通衢也於是撫巡諸公命有司建大史
第之石坊於禮門之前其西有池曰月池池外有田田外爲
煙霞洞門蓋坊非先生之志而又以煙霞表其先門也洞門

之西有錦巖庵其北有泉自鷓鴣峯來經月池之前西穿洞門而出以合巖背村南來之泉下逕錦叢林中爲水簾懸下四時如一於是龍泉北經石子田村而來垂虹泉南自雲端村陽而來皆先後入水簾之下會爲瀑布於廣老坪注于石澗西樵之靈脉皆萃是矣石澗之北有樂堯庄先生常偕門人刈禾處也觀音巖在石澗之西上下巉巖人不能到其麓有保鎮寺而石澗則直出數百丈瀉下經觀音巖之右衝擊響震注寺後繞寺前北會于風門凹之前又北流三里遠於急水亦大科前之一奇觀也其雙泉發大科之前麓折而西北行歷寶鴨池瀑布而下又西繞雙魚麓而北諸小泉皆歸

之又北穿石橋抵石泉又北東會于觀翠巖泉爲湖直達石泉洞則先生與方子曰沿流而東往來之境也雙泉北會衆流過無底井繞石筭注于猪坑達于江大科之後麓有三泉焉一發南麓瀑布而下經雲谷洞陰而東一發五指石東經雲谷洞陽而東一發北麓至雲谷之北會一泉於大坑東過石筭至玉泉巖爲水簾而下東入于江玉泉巖寬朗曠夷先生常至此以望增城者也湛子講學巖在九龍洞龍爪村東南紫姑峯西北與通天岩桂笏臺九龍巖萬竹臺相聯植一泉西自冲天鳳繞寶峯寺而東經九龍洞而南皆環流講學巖外徑七星巖而洞在丹崖千仞之中蓋爲西樵最幽之處

其程鄉縣人監生陳洪顯置學田二十有八畝則在山下一日請記呂柟曰嗟乎自宋程張二氏發揮孔孟論仁之旨其後教者罔或知授學者靡或肯求故斯學鮮矣甘泉先生之在大科豈獨與其徒優遊山水以避世哉近嘗讀其大科規訓自諸生服食動靜之微性命舉業之通童僕薪水之細莫非據仁以陶鎔學者若能守之雖頑如石可柔懦如芻可強昏昧如醉寤可醒躁妄如猿獠可定殘忍如豺虎可慈柟昔爲先生禮闈所取士每謁先生聞言斯懌覲容斯肅退未嘗不矯揉鈍質也今大科之士親受規訓其所得必有多於我者宜先生往年被徵而大科士六七人輕萬里之遠易半年

唐氏種松記

之程茂科舉之利從先生而北來也諸君今次第且還西樵其常如先生之在大科乎幸勿止以山水之佳空自適

瓊山唐子平侯弘治中以戶部主事引疾養母正德間母終既合塋於父封君榕菴先生之新兆矣乃聚族人謀於宗子世傑曰胄家本興安人也自宋淳祐間始祖景聲爲瓊州太守及其瓊山縣尉宗立占籍瓊郡以肇開文亭山之祖塋今幾三百年矣族衆難聯墓久盡荒盍重修乎唐人咸以爲然乃築垣塋域百堵咸興其外種松五百餘株買田其旁招佃六家居之墓左使司灌培而護墳墓今年平侯既陞僉憲行

且以是告焉呂柟曰嗟乎唐子之築垣而種松也於其族有
七教焉唐氏之族且千人也往皆各私其親塋或不復知有
文亭山也今則歲時節序咸先奔趨脩奉是教之敦本也自
太守縣尉戶錄教諭遜山居士諸祖以至御史同知之輩墓
以百計平侯固以加石增土重封倍前今則樵牧難至不復
往日之荒頽是教之衰死也世有名人故墓多碑碣森如林
立計坐七十有餘歲久跌墜頽傾文字殘缺平侯固已更顯
改豎今則剝擊難侵銘表無恙是教之訓生也往者族人附
塋率溺風水多入祖塋干犯穴壙殘礙骨肉弘治初封君割
羊盟侯定立質劑不得再附斯盟也今可百世不磨生死咸

安是教之尊祖也平侯嘗曰幽以萃鬼明以綴族莫重於祭
遂筭族醜錢以定祭本若士之廩者則出初月之米貢者出
贖之三十一科者出贖之二十一官者出祿之十一以續其
本歲貸其本於一人取其子錢以供祭品而修祭儀有事皆
統以宗子之名每月一日松柏改色蒼翠瞻望數里唐氏
子孫士女隨宗子謁祭其中是教之敬宗也初縣尉之修文
亭山也護垣享亭券臺墓道秩然咸備蕪置守佃數十家居
多閃村中世遠陵晉封君雖嘗訟復其半不至若今茲之盛
且光也是教之述事也封君且沒猶以未種松爲恨至平侯
克承其意猶封君思太守之雙榕而取以自號者也是教之

繼志也是故敦本則末茂哀死則生者昌訓生則死者安尊
祖則後昆裕敬宗則統緒不亂述事則業隆繼志則家人和
穆詩云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其封君父子之意乎又曰
唐氏子孫而知茲松之難乎夫斯松也非爾蒼屹鴈峯之所
能有也蓋皆渡江涉水采諸丹崖臨高之山包以蒲茅載以
舟船行三四日程而後至甚難初種之日幾過千本生而存
者止得其半甚難凡此皆封君百歲生平之志平侯隱居十
八年之樂佃人六家者日夜壅灌之力也甚難嗚呼唐氏子
孫既知七教又知三難則必不見松而思爲薪入蔭而徒爲
憇息之所矣豈惟可明平侯治家之政於千載有能因是而
得教天下傳後世之道者亦在乎志也

全終堂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山周公瑞弘治末年養疾山間正
德戊寅七十有四考終于家

武宗毅皇帝勅禮部致祭壇工部具葬費而江西叅議陳君
堉奉命寔來庚辰正月七日其子中府經歷讓等安厝於州
東太鄉六都逸山後依崇岡兩山夾峙修江襟帶其前於是
遵制爲域周垣百堵建亭其中祇奉

皇言乃作堂三楹春秋奠祀在亭之南其左則神道碑少傅
大學士邃菴楊公所撰者也君子謂公歷官中外清白一致

卒沐 殊恩光前蔭後遂名其堂全終而衛經以記來問柙
曰嗟呼終之難全也昔曾子啓手足以示全著戰兢也子張
呼申祥以告終幸庶幾也然地有仕隱則身有行藏要其爲
終皆不可苟也夫公自筮仕以來細者勿論其所遭之事最
難終者有六歷官兵部清戎內外得卒八萬皆可歛然而速
禍難終也然才猷茂著而余馬二公相繼稱獎凡有章奏且
與參謀其在浙江杭州之滯獄千人嘉湖之餓殍萬計武康
德清安吉之盜賊及郡縣杭嘉湖之圩岸崩塌殃遍畝畝難
終也然或訊奸而釋寃或糴富而勸分或懸金以傳魁或石
岸而濬港無弗立濟者也布政河南出納之羨至四十七萬

有竒雖至潔者難終也然皆悉登之籍無或少私焉弘治戊
午乃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州初

太宗皇帝封元後脫脫爲哈密忠順王傳至天順間國王死
無子母監國有土魯番者襲奪其勅印其部落奔居甘肅至
孝宗皇帝嘗遣大臣經畧之亦無功未幾哈密擁衆立陝巴
復被虜去承其後者難終也公至即修武備建議絕貢放其
使臣於瘴鄉於是土魯番畏服送陝巴及勅印於甘州公復
奏冊封陝巴并賜答土魯番之禮又奏以奄克字刺從女爲
巴妻於是諸部悅服遣使入貢

上齎賜金幣以彰殊績及其調內巡撫陝西也達賊小王子

擁衆十餘萬入河套侵薄延寧

朝廷遣尊官統京兵二萬五千出至延綏饋餉仰給于陝然皆坐食不戰恭順侯吳某者提兵防河聞賊勢猖大亦移疾還省虜遂猝入鎮原柳征川當其處者難終也公既轉輸延綏劾罷吳侯而又以土兵千二百人襲走萬虜虜侵固原固原先備虜侵平涼平涼先城虜遂殺謀者而去而公所獲賊級以百計人畜以千計器物以萬計也薊州草場地數千頃內監京營民產相雜自成化中互爭文武大臣科道數勘不定

孝宗皇帝知公才望調改巡撫然權貴齟齬難終也公至請

官會勘躬臨量度取景泰中案草判之明予奪正疆界不少遷就疏入而

上覽至日昃曰草場自此無訟矣况公所遭之人其最難終者又有三在

憲廟時寵宦汪直梁方李孜省皆欲援公爲助公委曲辭解而稱謂亦不失正比直方孜省旣敗他人多貶斥而公獨不污以終在

孝廟時陝西鎮守太監劉琅懼公來陝巡撫寓書中貴以沮之然公之才望見知君相中貴不能移也乃反調瑯於他鎮而公更見重於瑯以終在

武廟時劉瑾肆威毒害縉紳雖以他事誣誤公罰米數百而公竟無可疵咎以終此三者尤人所難能也然則扁全終堂者之君子其亦深知公乎蓋公生應祖夢諱曰季麟少治毛詩及春秋精思勤誦夜或不寐鄰染爲之罷碾旣藉邵庠提學接稱選入白鹿書院益諳理性中遭家變躬事薪水膳價過例拒而不受事覺獨免及其鄉舉之年江漲遡洄遂爲寧讖若夫順以事可安孝以事擗月友以誨公儀慈以訓諸子若出天性然則公之全終也亦其善始者乎周氏子孫其知所以世守其風哉

重修洙泗講壇記

洙泗講壇在孔林東一里乃夫子與其徒三千講道之地也自夫子歿子貢葦築塲之後人專事孔林此地鞠爲茂草二千餘年至元戊寅宣尉東野潛偕孔澈嘗修復焉

明興猶新正德中盜火其門殿廡亦敝嘉靖改元巡按山東李御史獻暨吾副使山東孟參議洋乃重修而增治之未落成呂參政經繼完其事使使問記修撰高陵呂柟曰嗟乎昔夫子眠不及時食不及日與其徒栖栖皇皇思以救天下教萬世者此地正其本根乃後之人忽不知事雖廣建墓石繁植宰木豈夫子所欲乎或曰夫子之道固難格於後世周以來稱盛時者非漢魏隋唐宋元邪斯其代不盡講而見用者

則爲蕭曹房杜不見用而能講者則爲董王程朱且講且用而行其私則爲禹雉林甫安石曰嗟呼是謂講者未必用用者未必講且講且用者未必於夫子之道益也且夫子之道何道也伏羲之卦爻炎帝之耒耜軒轅氏之衣裳堯之中舜禹之精一者也可以生人可以秀人可以阜人可以壽人是故能反回之信能屈賜之敏能怯由之勇能實師之莊斯道之講於學者也取時于夏取輅于殷取冕于周取韶于虞斯道之講於政者也子思子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其實乎後世見用於時者或後立而先權是故道敝于權矣能講于下者或後權而先立

是故道細於立矣且講且用而爲之害者旣非共學猶難適道故權立俱喪矣今夫夫子之道猶大路也塗亦可通巷亦可通有能爲方駕之軌者亦可通夫子之道猶大海也罌亦可取瓶亦可取有能爲萬石之瓠者亦可取是故以容教子桑則可以容教子張則不可以言教子騫則可以言教子我則不可何者主靜非不善也施於陸氏之門益其禪也務博非不善也施於王氏之門豐其部也故夫子所講之道鮮矣故佛氏或得而議我也故老氏或得而笑我也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也然則洙泗講壇之修將斯道可由是而明乎將夫子之靈其真在於斯乎

重修東鹿縣護城堤記

東鹿保定隸邑也漳沱河自鴈門來經靈壽平山晉州深州於直沽入海東鹿間於晉深縣址卑而沮洳漳沱之來也西韓河自大鳴泉南入綿蔓甘陶自平山入松陽自秋山入衛自靈壽入故漳沱至東鹿滋大北凌東鹿城四城故有堤水殺後邑民或犁堤藝穀堤漸夷正德己卯秋大水晉涅槃口決漳沱汎濫于東鹿沒了河潰城西北堤西北堤大決徑淪西城城外積於高於街巷公私舍半傾頽辛巳秋患愈棘城內水或尋丈高窮民逃入鄰邑富者編筏而寢食焉縣令臨頽谷鍾英障不能止乃告諸巡撫都御史江西周公公儀及

郡守陽武王君德輝德輝時病卧床聞之攬衣起謁周公而先往至則城且陷乃召東鹿士民之富者曰患若此屋產且勿言其如爾父母妻子何尚可义手嘆息待斃邪令曰三人爲囹填决壑得千人晝夜填填口愈狹水愈急德輝乃告于河曰嗟乎漳沱乃欲魚鱉吾東鹿赤子乎有頃决合自始填凡五日東鹿人曰神相之也周公臨視喜曰東鹿免矣東鹿免矣謂德輝曰太守得無加病乎時歲方泛寒而德輝扶病督率病反瘥抑其救人之心有所通邪已而德輝又告周公曰不一勞不永佚如復舊堤斯東鹿千歲之利也德輝乃興四千役作堤四城堤基皆廣十丈上廣六丈有五尺高丈有

二尺長二千一百丈有奇乃以郡判劉君某提調之谷鍾英
統領之主簿于獻典史趙晟人領二千役王官義官及儲省
祭官人領二百役役分堤五尺有奇堤足皆樹檉柳內外盤
錯而德輝旬一課焉工始正月至四月而告考於是邑人致
仕教諭焦讓及義民王勳會其鄉諸耆俊曰是役也實拯吾
東鹿人子子孫孫於衽席者也然非王公上協周公之心下
作諸執事者之志今尚有東鹿乎乃謀諸學諭南陽王璣撰
狀問記以立石於戲拊近過保定遇憲副賈會期言德輝之
救東鹿畧亦若此夫昔者德輝之爲御史也

先皇帝所諱言者建儲事耳德輝乃屢抗疏言之可殺其身
而不顧及其守永平也鎮守太監誣民謀叛杖殺數命德輝
平反其余至繫禁獄七月而不悔其與東鹿之陷溺也身嬰
厚疾觸風雪程畚刺躬執其勞忘其病而不辭者一也嗟乎
格天存乎信建功存乎仁使力存乎度敬上存乎忠慈下存
乎公謂德輝庶幾乎此五者非邪嗣治保定者幸無棄其烈
德輝名光同予戊辰年進士周公名季鳳毛澄榜進士

郭氏忠孝堂記

郭氏者唐忠武王子儀之後泰和千秋鄉游溪里之望族也
忠孝堂者辰州知府郭君仕從其太學兄仁及諸兄弟構以
祀先者也郭氏至以謙之世又分族焉曰坑口郭氏忠孝堂

在游溪族中而坑口郭氏得通祀焉堂高二丈有四尺濶去其高之一丈二尺有奇廟四丈二尺有奇其深也加丈有二尺有奇御書閣在堂後東面高二丈有七尺奉藏

天子勅命也閣之下爲神室厝五龕以奉五代木主也在堂前鍾左鼓右廳門之外則辰州進士之坊也工始正德戊寅之七月至九月而落成初郭氏諱瞿者當唐季由金陵徙吉之什善鎮瞿八世孫連徙今游溪里後至諱復可者辰州之七世祖也富而好禮生男子六人曰均祥德祥壽祥文祥慶祥履祥德祥者思伯仲之多篤墳麓之好紹復可之志乃構堂於居第扁曰敦睦以識孔懷焉已而宋元擾攘毀于兵燹

既克有定仍續前堂扁曰積善德祥入國朝猶得爲千夫長董區賦焉生二子曰彥清彥高彥清早卒遺孤可權可衡可平三子者奉妣蕭氏而善養乃更其堂額曰壽萱詳少師蕭公尚約記中可權生克哲克哲生五子曰貴溫者號和軒則辰州之考

天子勅封爲大理評事者也封君雖與諸兄弟共奉壽萱堂然意每欲拓之而未就至是大學辰州與其兄弟克成厥志而吉守伍公以文山遺筆忠孝字來於是太學辰州兄弟遂廣茲堂更舊額而以名之則郭氏世堂曰敦睦曰積善曰壽萱者至是滋光大矣堂旣扁祀事旣舉諸兄弟謂太學辰州

曰內思爲德外思爲民夙興夜寐維忠是營其在吾二兄乎
太學辰州乃謂諸兄弟曰庭思上下家思陟降夙興夜寐維
孝是徃其在吾諸兄弟乎有儒士聞而善之曰太學辰州之
忠寔孝是本諸君子孝未嘗不爲忠也郭氏子孫可勿替引
之矣辰州或以告焉呂子曰是爾祖忠武王之志也遂作記

南和縣劉侯修學記

南和順德府屬縣在府東四十里學在縣治東南明倫堂翼
以文行齋忠信齋在大成殿北南面號舍四聯聯五楹在殿
西西廡之西南面其前爲神厨庠門在櫺星門東正德庚辰
吾陝中部劉君尚德授知南和首理宮廟謂古今之制廟皆

左學而南和廟門反出庠門之右諸生進自庠門循東廡東
墻而北繞周廟行日六里也劉侯於是開起鳳門於櫺星門
西爲夾道如東庠門之制其北爲門東面者四以通四號又
其北盡第一號之地折而東作右角門在學甬道之西西面
與左角門對以通齋及堂當第四號門之東開西角門于廟
西序以適廟而對廟東角門以通齋及堂於是扁東庠門曰
騰蛟門以對起鳳門而櫺門獲居其中不啻在學左也騰蛟
門北亦作號四聯聯亦五楹皆南門如西號制入騰蛟門以
適號其爲門西面者制亦如起鳳門北其東第四號之前墜
水爲池以種蓮曰蓮池倉在文行齋之東東第一號之北有

牖焉以隔之倉北牖之北爲教官之第當明倫後堂之東堂
西亦教官之第其南有隙地以屬西第一號自櫺星戟門至
殿廡皆鞏甃甃甃棟椽吻瓦咸以次新黝堊之飾遍及齋序
射堂騰蛟門外之東建興賢坊其對也建育材坊在起鳳門
外之西又自城街至於村落分建社學七十有八以儲學材
於是劉侯曰璋爲汝諸生殫予心致民力捐公財使爾等有
門易進有堂易升有室易入有齋易齊其心有號易考其業
有夫子廟在中易聞其道於是以經立會會有長以會係籍
籍有稽以稽稽定期期有課於是諸生駸駸然蒸蒸義而薰教懷
德而問記呂柟曰侯吾關中世家舉順天都憲公聰之弟刑
部主事仕之父先戶部主事佐之叔父也侯思家學之由起
乃欲行之爾南和侯可謂愛縣如家愛士如子弟者非歟又
曰劉侯爲政流澧河之利崇宋璟之祀息五花佛之異壇壇
備飾候館有增徵歛惟則農桑見效徭賦以衡城隍可守衙
署倍新不獨一興學也故諸生深信云記據生員鞏進伏焦
通黃彥成畝

西嶼草堂記

西嶼草堂吾年友建寧楊乾叔之別墅也西嶼去建寧城十
里臨澄深據崇巘岡巒澗渚映帶遠近斯亦群山之園也野
人嘗爲之鑿池焉池中小嶼矗矗拔起松篁叢翳而煙禽雲

鳥時往來焉望之峻嶒眇不可即乾叔思作小堂於其旁堂中圖書數千卷環堂有稻畦有藥圃有松塢竹徑有瓜芋區有采芳之洲飼牛之柵其背也有小佛刹入谷邃則有泉滄冽汲之者殊鮮有幽人之貞焉因名曰履泉其西所臨溪乃武夷雲谷之委流即建溪也可以放艇而盪舟東嚟之顛亦隱有佛刹躡危磴以上依而遐覽雖千百里舉在目中乾叔養疴山中日居西嶼侶伴漁樵若與世常相忘者及復時以出又復馳情引夢欲尋盟而終老焉乃思與戴氏東池何氏山林張氏靈壁園駢美而比休嗚呼予病涇野時亦營東林書屋無山可陟無泉可漁獨孤松叢竹聊似西嶼愧顏多矣

然且不欲如戴何張氏者恣逸遊之樂縱詩酒之賞而自巳也况此西嶼哉若夫欲瞻木聽鳥而感江安人之兆者則其志不可及已

遊王官谷記

王官谷者唐司空表聖隱居之地今少叅許君德徵重修而增飾之往時諸友多言其勝涇野子至解之再月偕立孟學往遊焉馬至故市西折而南谷水北流入市間即貽溪也沿溪南行五里至谷口路多窳巖石礙馬丹柿赤棘夾路掛裳衣躑躅至先門伏馬而過道流引登高致門門下砌石百級夾扶之而後能上見危閣焉道流曰上祠玉皇者也乃齋沐

冠紳升閣參拜下閣北至三詔亭又北過休休亭終謁表聖
日已暮乃南過了了亭飯於聚仙堂飯已有候段兩生讀書
於白雲洞中招而後至白雲洞則元孤雲子李了了菴所居
以學休休者也乃南臨石泉橋望天柱峯則見群山四周若
孫子環拱而此峯孤高揮天與故市街所望蓋不同蓋其峯
南之崇山又遠也渡橋夜與孟學連榻於石泉洞中洞在天
柱峯根其前有清流自東瀑布泉引來而西匯爲小池攔干
護焉寢洞談今古論往籍久而後能寢晨興瞻玩表聖像飄
然有出塵態讀休休記乃知其抱經濟材與時不合而隱甚
可痛惜但未題耐辱居士則柙又病其隘也壁間多宋元人

詩皆有思致徘徊遲久道流引登西山觀秦王硯硯大如碣
盤無口下如尖底磴表聖山中記已有此名其秦敗管師于
王官時所遺者乎自硯旁不由故徑懸下倉崖觀雙入石石
在天柱峯西北倚峯而立上有圓石二枚恍若人面狀又似
北望秦硯而欲濡毫者也道流又欲西觀藏雲洞北至蘆葦
泉言洞常出雲而泉更甘冽云爲曹仙姑地未往直趨掛鶴
臺瀑布自天柱直下而臺在其左旁鶴二月來五月生子去
有懸草眠跡焉臺東與孟學四人各據一石而坐北瞰天柱
蓋突兀有四瞻雲日俱無影止有一峯高接天之句欲東升
以觀東瀑布道流難之又欲南進以睇黃河道流又難之乃

嘆曰天下奇觀豈可盡哉遂北反坐聚仙堂而飯時已辰已
間飯已東遊猪耳山又東南至瀑布登懸崖以觀之聲如雷
轟貌如雪舞瞻瞰更久乃下崖旁流而行北至栢林臨流編
坐磯上孟學坐一孤嶼有僧在樹頭摘柿而落紅滿地吟興
俱發恨筆硯少孟學以一筆蘸流中即嶼石而膏之得二絕
句一律予得六絕兩生皆有一二絕僕人自故市沽酒至道
流菹以鮮蕨秋英乃滌卮澗中而傳酌蓋不羨古流觴也遂
北至觀泉亭則東西瀑布合流之地而前御史安陽張仲脩
建斯亭以博養正之趣即表聖之濯纓池也徙倚詩成而還
問脩史覽照瑩心九籥擬論諸亭及一鳴窓道流皆曰忘之

矣乃謂孟學曰栢嘗薄唐詩人若表聖者豈可以詩人目哉
栢舊過聞喜以塵事問德徵德徵時已休矣今見其所舉予
見笑於德徵者多矣遂歸息聚仙堂取朱御史壁間詩韻與
孟學賡和之而後寢又明日道流以予不至仙姑洞也昧爽
取蘆葦泉中水煮豆粥佐以藪以餒予畢乃自石泉洞南登
路如蚯蚓檜栢交錯難進乃以手拊道流葦一皂又一繩引
道流手而後上至秦無隅塔前北望不見娥眉坡是日微陰
蓋予已出雲霧之上矣盤曲再登至李孤雲塔乃嘆曰世之
廉夫清士不用於時避世而至此邪則豈非時之執政者之
失哉孟學曰然又東繞而上至八仙洞洞已到天柱峯腰洞

曰俯瞰謂孟學曰彼李孤雲者風斯下矣出洞又欲直上天
柱之頂以問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更取開山斧以夷山中
魑魅魍魎而後返道流皆謂路不可行扯予衣帶脫然予益
努力勇往幾至其巔俯瞰八仙洞又渺乎其下當其飄然之
意蓋又非此流所能與也又嘆曰不知當時表聖之足履德
微之攀緣曾至此否乎孟學曰可記之以諗表聖及德微

董氏祠堂記

東樓董公癸未春命長子邦治據禮作祠在正寢東偏南面
堂三楹棟宇成采四壁壘塗厨在堂左西面庫對齋房在其
東其前有重門祠扁在先門之額垣周于外者幾十雉除田

百畝以供春秋之簿正上祀四世神主冬至亦用其租合族
人一祀祖塋有羨則儲之異廩以葺祠公曰琦世家居陽信
之董庄五世祖質菴諱仲兄弟三人質菴長高祖撲菴諱彥
良兄弟二人撲菴長曾祖樂菴一人諱禮於族兄弟長顯祖
簡菴諱子文兄弟四人簡菴長顯考東墅府君一人諱彝字
秉常於族兄弟長至琦亦一人也又於族兄弟長蓋董氏自
質菴至吾邦治凡七世皆宗子也質菴言動無華撲菴如質
菴樂菴有襟懷超然若自得簡菴寡與言笑不妄四世皆明
農東墅府君雖仕爲抱關然篤孝喜賑董庄石礮鵬鸚咸稱
焉蓋董氏自質菴來六世至琦而後顯也初琦旣舉進士得

令高平勤民而祿薄既陞部屬在部勤事而祿薄茲僉事數
年民事之勤雖不敢緩然而祿積稍裕矣夫琦傳七世以後
之宗籍五世以上之德積二十有二年之祿故祠與田作呂
子曰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之家故夫人也生曰宗族
明以收族也卒曰宗廟幽以統鬼也族無宗則子孫亂廟無
宗則祖宗廢斯祠在公不敢不作也昔者孔子謂宰子曰聖
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築爲宮室設爲宗桃以別
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故曰子孫之守宗廟者其先祖無
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弗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夫
自質菴至東墅之積行若此斯祠在公不能不作矣齊管仲

祀其先人鏤簋而朱統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豚肩不
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若欲酌今古之中而復蒸嘗之禮
斯田在公不可不置矣公於是遂懇請記之以詔來董祠落
成在今甲申年夏五月

思政軒記

軒在府廨中堂之前西偏太守王王谿先生之所構也軒儲
經籍律令數拾本太守退堂而居軒中于是考古于是隼今
思政之所未行者而行焉思政之所已行者而質焉故軒名
思政亦王谿子用甘泉湛先生之言而扁也孔子曰政者正
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王谿子爲秀才時

已沉涵六籍政之體具矣爲御史時已條暢群律政之用行
矣乃又構此軒而思邪夫禮之無盡如林葉之難數也法之
無窮如繭絲之難計也非理之難數也理以時而運者不可
泥也非法之難計也法對情而變者不可定也故經者律之
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用律無廢道律以行經皆良法是
故君子思焉傳曰思曰睿睿作聖夫王谿子之所思乎政者
其志遠矣不然軒前之花卉春榮而松栢冬翠者亦其云何

絳州重立古法帖第一記

易繫辭傳曰古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
治萬民以察於戲文字之興其在斯乎後世乃有迂儒鄙士

不知出此留心于末雖以王羲之之賢敗筆如塚洗墨成池
亦用力於點畫鈎撇之間至使唐太宗英主也以蘭亭記殉
葬安在其能治官察民乎予嘗盤遊于涇渭漆沮洲渚之間
打起鷗鷺虫鵲見沙上瓜痕羽印皆類古文其絳州所傳蒼
頡書乎或如風行水上或如雲出山前或遠取諸物或近取
諸身真天縱自然之妙昔侯芭學竒字於揚雄恐未升其堂
也世傳夏王大禹作龜書謂禹治水玄龜兆祥沙門懷英乃
至作龜鰲之形此何以爲也今見絳州禹文亦類鳥跡少降
而就真則沙門體誤必矣漢魯共王得尚書於孔壁皆科斗
文字近世遂作蠨蝦狀今觀夫子所書吳季札石於禹無間

然矣將所謂科斗者以漢文形之而名邪至若史籀周宣王之太史氏也又在夫子之前而岐周石鼓文多類此書後人以其不似鳥跡乃取諸鍾鼎文爲古文以附鳥跡而凡史籀字又別作籀文以傳如元撈桓六書統之說然今觀籀文與禹孔亦不甚相遠此又何以辯也大抵古人寡言重行文皆簡質後世一義數語不能盡一事數紙不能畢故率棄本而務末於治官察民難矣絳州守延安程君騰漢於州治左壁間得頡禹孔籀四書乃真古法帖刻而未移晉府者至是表而請記豈爲文字傳哉

甃修河東運司城記

嘉靖三年秋大水河東運司城幾圯侍御巡鹽雷石先生盧公堯文甚測焉乃欲甃甃以固久遠然以瓜期且屆姑甃東面以俟後哲落成運城人知州謝君譽太學生張昇等曰嗟乎斯運城人子孫千歲之利也不可不記公之德且此城群省交會一方具瞻然地近鹽則鹵易嚙其足土挾沙則風易彫其膚板帶礪礪則雨易剝其面故今歲霖霖已淪乎郭而又內處富賈盜易窺城大無兵盜易攻巷寡士著盜易取雜聚五方之民盜易入土無嘉實而有厚藏盜易剽故往年流賊幾突乎郭也故公乃選官吏輕訾筭定征役謹命令導其定規教其新矩裁其崇卑壹其博狹均其厚薄灰焚條山之

石磚差粥鹽之賈輦編車丁之脚工採蒲解之匠力用坊鹽
之夫於是基闊二十有五尺高如其闊之十尺首去其闊之
十有五尺周城九里有竒東面積工乃至二里三分故磚計
二十千灰計二十千凡兩月告考屹爲重鎮呂柟聞之管夷
吾曰大城不可不完郭周不可外通否則亂賊姦遁者作故
宮廢渠丘楚克三都而智瑤思以汾水灌安邑也公斯之舉
所係乎

國者重矣運城人又曰一面甃三面皆可甃也一面舉三面
皆可俟也於此可觀五實焉險設而不驟力舒而不迫財摶
而不汰業廣而不專名成而不私於此可觀九固焉農有固

業士有固志商有固貨賈有固肆官有固職課有固辦國有
固望人有固瞻於此可觀七教焉惠足以教度財寬足以教
節勞智足以教豫事厚足以教敦本信足以教不叛材足以
教經國呂柟曰此在公特一緒物耳柟近謁公論文貴質不
貴艱論政貴平不貴刻是以編掣常鹽商無退怨洞開三門
民無偏利地不重給丁無積累訟不拘人獄無冤滯而又申
修書院課藝不倦博愛運學拯貧不私此則真甃運城者也
且公之官可行道於天下當其志又欲城九州而守四夷曾
以此城爲功邪於是運城人曰問甃運城記得聞甃天下城
記矣於是公聞之曰將判官不忘往日之同寅厚望於我邪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五
知勉矣公諱煥河南光山人辛巳進士以翰林庶吉士改今
官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